

文化只眼

虚拟数字人拓展文化新体验

赖睿

大年初三播出的“奋进·新征程——2023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上，敦煌莫高窟官方虚拟人伽瑶，与青年舞蹈家华宵一共舞一曲《梦回敦煌》，生动再现唐代胡旋。

这不是虚拟数字人第一次亮相文化场景。2022年，虚拟数字人在文化行业迎来快速增长，各大文化机构纷纷推出虚拟数字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艾雯雯”，从事策展工作，对文物的历史、艺术价值如数家珍，能够为观众提供讲解、导览、咨询等多种服务；陕西的秦腔艺术虚拟人“秦筱雅”，能说会唱，在一颦一笑间传递秦腔独特韵味；浙江的宋韵文化推广人“谷小雨”，是歌手也是主持人，对宋韵宋词信手拈来。这些虚拟数字人，不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文化服务，也更新了文化艺术的呈现方式，拓展了文化数字体验。

所谓虚拟数字人，是运用数字技术创造出来的、与人类形象接近的数字化人物形象。他们能够像人一样说话、行动，目前多运用于影视、舞台、文博等文化行业。

虚拟数字人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增长，呼应了文化数字化的时代需求。去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培育以文化体验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新业态，创新呈现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各大文化机构顺势而为，借助虚拟数字人这一新形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更多年轻人。此外，数字虚拟人的交互性特点，也迎合了人们在数字世界里的社交需求，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物的一种新的情感载体。

虚拟数字人的产生，是文化与科技的一次融合。作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互的重要载体，虚拟数字人只有具备真实感，才能打通虚拟与现实，实现与人的情感共鸣。这一方面有赖于技术的进步。比如目前普遍应用的计算机图形渲染、三维建模、动作捕捉、深度学习、语音合成等技术，让虚拟数字人在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变得越来越逼真。另一方面，深厚的文化内涵是虚拟数字人的鲜明特征，需要持续的、长期的以内容作为支撑，使之在思想、思维、表达上更具深度和广度。只有内外兼修，虚拟数字人才会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当前，数字人产业还处在初期阶段。虚拟数字人也存在着形象同质化、人设不鲜明、一哄而上等问题。接下来，明确定位、差异化发展，将是虚拟数字人寻求突破的方向之一。

随着行业进步与技术成熟，相信未来还会出现更多虚拟数字人，成为数字时代文化传承的一种载体，带给大家多元的服务和更多沉浸式、陪伴式的文化体验。

“辉煌冬奥”主题展览开幕



▲ 观众参观展览。主办方供图

本报（闻逸）2月5日，作为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主办的“辉煌冬奥”主题展览暨群众性冰雪运动嘉年华活动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展览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申办、筹办、举办，北京冬奥精神的弘扬和冬奥遗产传承等为核心内容，分为精彩赛事、辉煌历程、冬奥精神、遗产传承4个单元，采用图文为主、实物陈列和多媒体展示等相结合的多种形式，并配套举办群众性冰雪活动。

本次展览与国际奥委会进行深度合作。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从国际奥委会遗产资料库中精选并提供156张北京冬奥会的图片和9段视频，为观众回顾北京冬奥会提供了珍贵的国际化视角。

除在主展区国家速滑馆展出外，主题内容还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和首钢冰球馆、延庆区冬奥村同步推出。分展区均紧邻冰雪乐园，实现展览与场馆冰雪活动的紧密互动。主办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激发民众参与冰雪运动的兴趣和热情，让观众在观展的同时，能够便利地享受冬奥遗产成果。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中旬。



▲ “明清档案”专题展厅展出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仿制品）。

“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亮相国家图书馆

徜徉典籍之间 探寻中华文脉

本报记者 黄敬惟

品味悠远中华文脉

“恭喜大王，今日田猎获豕一！”幽暗的大厅中，四周垂幔营造出神秘的氛围。站在黑色“占卜台”前，观众点击选择相应的内容，面前的大屏幕上模拟出现龟甲被炙烤、开裂的动画，再配合语音播放，让人仿佛穿越回到古老的商王朝，置身于隆重的占卜现场。

典籍文献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文明传承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到生动展现汉代戍边吏卒工作生活面貌的居延汉简，再到有着“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美誉的敦煌遗书，以及中国历史上保存数量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王朝档案——明清档案，在本次展览中，观众可以领略从上古殷商至明清的制度与文化，近距离感受栩栩如生的中华文明。

在“殷墟甲骨”专题展厅中，有一件小小的碎片——甲骨6006。这片看似不起眼的甲骨，经由甲骨文专家董作宾与其他甲骨碎片缀合，确定了商王世系。它不仅印证了《史记·殷本纪》中相关记载基本正确，还对《史记·殷本纪》所记载商王顺序进行了修正，解决了商王世系的重大疑问。

此外，还有记载商王田猎、猎获麋鹿和兔的龟腹甲残片甲骨2174，上面的“兔”字象形，基本把兔子的前后腿、小短尾等外形表现出来，十分生动传神；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中尺寸最大、字数最多的甲骨5405，长43.5厘米、宽24厘米，共218字，内容为向殷先公和山神祭祀；甲骨5509记录了商代日食，是世界上最早日食记载之一。

明清档案是中国明清时期社会发展史的多方位记载。“明清档案”专题展厅精选多个类型的珍贵档案进行集中展示：用以盛装皇帝圣训、实录等珍贵典籍的清代金匱，明崇祯七年由徐光启和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参与测绘设计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仿制品），清乾隆时期的小金榜（仿制品），清光绪时期的文科大金榜（仿制品）……丰富的展品体现出档案在见证大事、传递信息、记录生活、记载历史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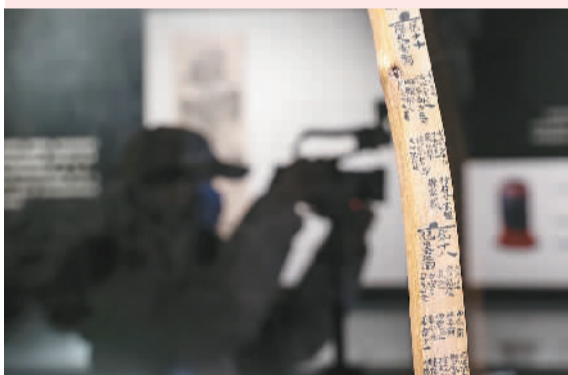
感受古人生活情趣

商人如何称呼四方风神的名字？汉代戍边吏卒如何发现敌人的踪迹，他们在守卫站岗之余的生活是怎样的？唐代贞元二年吐蕃占领沙州后，汉志不灭的沙州人经历了怎样的不甘与愤懑？清代皇帝在“元旦开笔”时会许下什么愿望？这些疑问或许都可以从本次展览中获得答案。

从典籍中，我们所能见证的除了宏观的制度，更有古人生活的点滴。如果说前者构成了历史的骨架，那后者则为文明提供了血肉。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得以窥见



▲ “殷墟甲骨”专题展上的“甲骨2174”，左上为甲骨文“兔”。



▲ 记者在“居延汉简”专题展上拍摄。



▲ “敦煌遗书”专题展厅。

古人的情致意趣。

在“居延汉简”展厅中，有这样几枚“习字简”。它的释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只是一些单字的重复。但这些略显稚拙的笔画，却是汉代戍边吏卒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学习的痕迹。军中并没有特定的“学校”，戍边吏卒只能通过向识字、知书、能算的战友伙伴请

教，并利用弃筒进行抄写练习。

此外，还有“衣物筒”“‘大麦’筒”“求盐筒”等展现戍边吏卒后勤保障和生活情况的展品，配合还原居延地貌的微缩场景和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壁画与简牍等元素，让置身其中的观众，仿佛能够感受到恢弘壮阔、苍凉无际的边塞风光，切身体会两千年前居延戍边生活的细节点滴。

敦煌遗书在展览中古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医药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中有着重要意义。“敦煌遗书”专题展厅，通过抄写于西凉建初十二年的国家图书馆藏最早抄本《四分律初分卷三》、完整保存了卷轴装书籍形态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百五十七》、海内孤本吐蕃统治时期写本《李陵变文》、隋开皇二十年写本《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下》、唐龙朔三年写本《春秋穀梁传桓公二》等展品，呈现出敦煌遗书融汇中西、异彩纷呈的中古世界。

同时，展览还特别整理了敦煌遗书的装帧形式。中国纸质古籍的大部分装帧形式都能在敦煌遗书中找到样本或雏形。观众可以在这里大饱眼福，一览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缝缀装等不同装帧形式。

多样互动沉浸体验

本次布展非常重视“沉浸感”。据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顾恒介绍，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体验，除了不同展厅在色调、布展元素上有所区分，更设有多个多媒体互动，让观众可以更好地感受千年文脉。

“殷墟甲骨”主题展厅设计了“立体画卷”“姓属林”“模拟占卜场景”等特色场景，利用空间立体复原以及声光电相结合的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殷商气息。在电子互动屏幕前，一个将甲骨文和现代汉语简体字“配对”的小游戏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这个字是房子下面一头猪，应该是‘家’字。”“这个‘鹿’字有长长的角，古人画得可真像！”“我每天使用的汉字竟然和三千年前的古人这么相似！”不少观众一边体验，一边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

“敦煌遗书”专题展厅选取了不同时期敦煌石窟的纹样、佛像等元素为背景，大面积采用经典洞窟壁画，营造出璀璨瑰丽的敦煌风貌。展厅还设置了投影按钮书架，将投影与实体书架相结合，观众可以转动按钮阅读敦煌遗书，获得翻阅古卷的仿真体验。

据介绍，未来国家图书馆还将通过直播活动、线上展览等方式增进与观众的互动；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共同开发展览“线上超现实看展体验项目——古籍寻游记”，选取重要展品近30件，利用VR技术生动讲述展品故事，将文物陈列与VR技术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让古籍“活起来”。“这将是一次非常新颖的VR展，值得大家期待。”顾恒说。

（本文图片均由新华社记者殷刚拍摄）

在孩子心田播撒美的种子

本报记者 赖睿

“春蚕游丝”艺术工坊是“美，在山间·在田野·在溪边——乡村美育儿童艺术工坊公益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群主办，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推出植物纤维编织壁挂、“青青子衿·汉服设计”、“春蚕游丝”系列、木版年画拓印、美丽校园墙绘行动等8类主题工坊，获得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全国美术馆公共教育优秀项目。

日前，儿童民艺手工体验系列课程在磐安县方前镇中心中心小学展开。这一次，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孙文聪给孩子们带来了慈溪面人制作体验课。“来，我们一起倒数30秒。”只见一块块柔软的面团在孙文聪手里揉搓着，像变戏法似的，半分钟时间，一个栩栩如生的金鸡形象赫然出现在他的掌心。随后，跃出水面的海豚、憨态可掬的鹦鹉、手拿金箍棒的美猴王都脱手而成，引得小学员们的一片惊叹。在接下来的体验时间里，孩子们跟随老师的步骤，加入自己的喜好和想象，一步步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面人。“非遗是乡愁的载体。孩子们学习接触了这些民间技艺，长大后无论走得多远，都不会忘了家乡。”孙文聪说。

而在双峰中心小学，40多个孩子正热火朝天地在操场的墙上创作彩绘壁画。巨幅的墙面上，充满动感的抽

象色块逐渐成形，既有运动的节奏，又有色彩的视觉冲击。“在绘画和剪纸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就是真正的艺术家。”四年级的羊紫都高兴地说。参与授课的韩佳老师说，这次壁画课程还结合了小朋友们在剪纸方面的技能，“希望通过这次创作，同学们可以突破以往对艺术的一些局限认识，拓宽思维边界”。

贴近生活的现场艺术可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但是，一些山区仍然存在缺少美育教师、美育课程不足、美育观念比较落后等情况。开展“美，在山间·在田野·在溪边——乡村美育儿童艺术工坊公益项目”，就是一次让公共教育走出美术馆、博物馆的尝试。这些美的种子来到山间、溪边，来到孩子们心田，让他们感受到美育带来的广博世界。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群总馆长杭闻说：“审美教育是一种‘无用之用’，事关修养，终生作用于人的健康成长。它既连接传统文化，又放眼世界，通过绘画、设计、音乐、舞蹈的学习跟上时代的文化发展。这就是审美力量。”

艺术赋能美好生活



▲ 孩子们在美丽校园墙绘行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丝绸的种类包括绉、罗、绸、缎、锦、绉、绉……”近日，浙江省磐安县双峰中心小学的教室里，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王雪琴正在给孩子们介绍丝绸种类的基础知识。听着这么多专业名称，孩子们一时间有点摸不着头脑。还好老师带来了一大箱子的丝织品样品，每讲完一个大类，老师就把准备好的丝织品传到每个孩子手里，让他们用手揉、捏，甚至贴在自己脸上，去感受各种丝织品的不同。课程下半场，王雪琴带着孩子们玩起了手工编织。只见一件件稚拙可爱的编织手工艺品在孩子们手中诞生，教室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这是“春蚕游丝”艺术工坊第四期活动现场，意在让孩子们深度体验农耕文明中的“织”系统，感知大自然的艺术之美。